



我不敢欢乐，当忧愁降
 临便小心，像保
 藏元花果
 贫困和不
 幸一起长
 残贝

倾听大地

如梦的残贝旧雪啊！
 忧愁是博大的……

1996年1月 长

徐刚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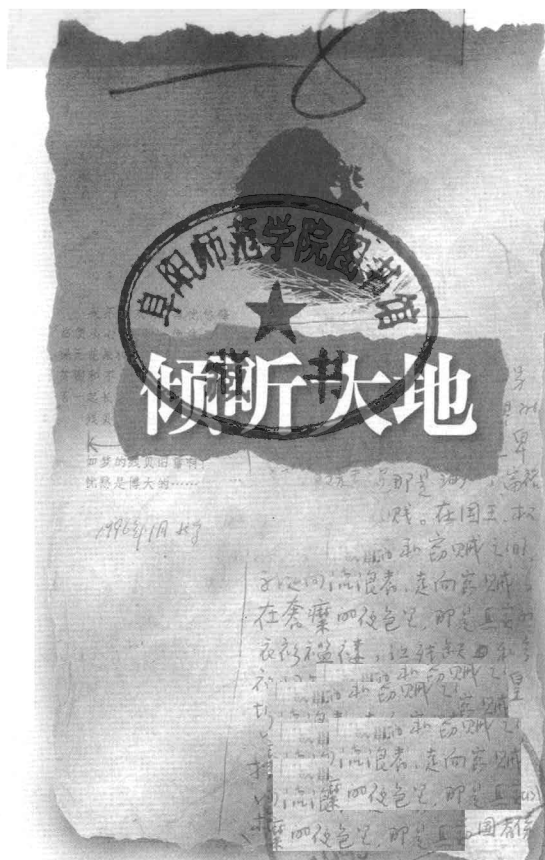
广东旅游出版社

记，以左手说那是海，右手说那是钱。在国王、叔和富贼之间，我走向流浪者，走向富贼。在苍白的夜色里，那是真实的衣衫不逮，没钱缺和夜归宿何处的茫然行走于皇城根下，曾经窃得一瓮茅台酒，撰了一箱二锅头。喝碎了，暖极了，便在皇城根下唱，富钩都诛，富国看侯

QINGTING DADI QINGTING DADI QINGTING DADI Q

2X

7



徐刚 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倾听大地/徐刚著.-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9
ISBN 7-80521-795-5

I. 倾… II. 徐…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10060号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 邮编:510600)

中山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11.75印张 215千字

1997年9月第1版 199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200册

定价:18.50元

目录

卷二 策 第一卷

辞素和出 20

蒲之洗柳 101

3 海边·烤灼 01

8 坟地·国家 211

13 森林挽歌 101

17 枯水时的河 21

19 古堡 不并

22 山羊 4— 221

25 啄木鸟之死 221

28 红枫 木 221

31 瀑布 叙 121

34 荒漠 意高 221

37 偶拾 林森 221

41 狂想人生 221

53 证词 林森 221

58 夜行列车 221

62 春天的印象 221

66 月圆之夜 221

70 告别

74 废墟

78 孤岛

83 孩子与海

88 过客

第二卷

95 地球素描

101 时光之箭

108 大国之忧

115 家园往事

121 倾听大地

127 五谷杂粮

并不轻松的话题

133 一切皆如流

139 生命之水

145 以水为镜

151 地球如是说

156 高差悬殊

162 森林的历程

169 森林写意

176 森林真善美

183 走近第三极

189 荒野的过渡

195 沙漠剪影

越海向去辨慈类人 055

国中事冷来辨 333

第三卷

203 回想渔港 788

208 流沙白根

213 天使驿站

218 落花流水

223 残贝旧雪

228 人在边缘

233 终极之路

238 飘渺尘埃

243 大夜无疆

248 风车蝴蝶

254 鸣沙之祷

259 梦城访古

264 土地民谣

268 回想那风

第四卷

275 别了，西部歌王

280 遥想艾青

291 追溯的寂寞

296 星空漫笔

305 海洋咏叹调

320 人类怎样走向孤独

333 谁来守望中国

353 林中路

367 后记

卧白好斋 805

故罪蚺天 815

木齋恭恭 815

雪日贝贝 825

凝立主人 825

温文对参 835

余尘蜚蜚 835

翻天转大 845

兼融辛风 845

新文将四 855

古韵赋楚 855

温另赋土 865

风雅惠回 865

卷四

王耀瑞西 775

青艾感蚤 785

真意萌将蚤 795

茅薨空星 805

阡陌和羊籍 805

第一卷

卷一 策

海边

· 烤灼

月亮你为什么送我到海边？我知道我走到海边我的心就会成为一粒成熟的苦果，我不要成熟我不想成熟，假如我的心因为成熟而坠落并且无人收获，那么这沙滩便是我的墓地吗？

我去夜行是因为我刚收到大海的一张白色请柬，礁石说很想念我还有那些破碎的贝壳，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几个学生考证后说，那贝壳上残留着我儿时的梦涛声里还有我母亲的呼唤，可是那个海湾又是一个凶杀现场，有一个穿白色连衣裙的少女死了，可能是因为爱也可能是因为恨，她死前说过她要去海边寻找那遥远的白房子……我走了，趁着夜色从我女儿的梦的边缘穿过，谁说只有凶手才害怕？我真的很胆怯，我记不起什么时候写过那白房子。

我去夜行我想躲开大海，我却想起在童年也是

这样一个夜晚，月亮很大，海上有风，我赤着脚扑向大海，那时候只知道玩不懂得死以为大海很亲近波浪就像母亲的怀抱海水就像奶汁一样香甜远方的灯塔像灶膛里柴草的火光一样可爱会煮出香甜和芬芳。

我把白色的贝壳捧在一起，我要盖一座白房子院墙和房顶都是白的还有白色的摇篮，我一直盼望母亲还会生个小妹妹白色的摇篮就是留给她的，我不是不知道我没有父亲，我生下来 100 天父亲就去世了，我总是想要一个小妹妹大眼睛翘鼻子的小妹妹我的白房子就是给她盖的。

我感到了海潮在靠近我，我想它们也一定喜欢我的白房子，母亲赶在潮水涌来之前把我拉走了，那一夜我做了一个梦，我的白房子被海潮带走了，海龙王的女儿说她喜欢，她不肯还给我，因为她的父亲是海龙王。

遥远的白房子，你还在吗？白色的请柬、最新的考证以及那个死去的白衣少女，我该怎么办？

我想躲得远远的，趁着夜色，我忘记了那也是一个月夜，我已经秃顶月亮还是那么年轻，看见我的白房子的只有月亮，没有比月亮的眼睛更大更美的了，月亮一定以为我还是那个孩子，我想躲开可是我回来了。

没有白房子。

只有不变不老不死不生的沙滩，一定有人留下

过脚印，让海潮抚平了，大海包容了一切沙滩上一无所有。

风从海面上掠过。

一个声音说：最早的生命是由大海登陆的，一根水藻一团蛋白质，或者是一条小虫。

我跳进海里。

为什么现在的沙滩连贝壳也没有？
我是想索回白房子吗？
我是想重演生命最初的登陆吗？
我不是虫不是海藻我比虫高大比海藻聪明，可是我却无法再现当初植物登陆的奇观，诺曼底登陆算什么？

而且我不敢往海的深处走去。

在我懂得生命的珍贵之后，便也永久地失去了童心和冒险精神，即便是夜行也时时左顾右盼着山洞的出现，好躲进去避开狼的攻击。
可是我知道搓泥，从胫上一点一点往下搓，把黑泥留给大海，能够污染大海污染蓝天不也是人类的骄傲吗？然后凭借海的浮力躺着悠闲自在，哪怕只是片刻。

在我忘记夜行时，一个浪头把我卷到了海滩上，我的湿漉漉的衣服滴着水，沙子很热我很冷，因为刚刚温柔过我的腿发软站不起来。

一 我刚才似乎是洁净的。我现在又变得肮脏了。

海浴能洗掉我心上的污垢吗？

更何况，我又是像逃命一样落荒而来落荒而去的，我记得我与夜风对话过人生，我忘了告诉风人生就是落荒。

我燃起一堆火。

我是从拾海人手里借来火种的，他提着一盏带玻璃罩的风灯，在他发现我时他一定有点惊讶，把灯举起来好让光照到我的脸上。

我把他当作普罗米修斯。

他会窃火，我会借火。

我烤衣服，火光灼人，我知道我的脸上有了红色，不知道有没有苹果落地，天上好像刚下过雪，戴一顶瓜皮小帽烤羊肉串也很好，在远离新疆的地方别人听不懂的话就是新疆话，佐料和风里的灰沙一起裹在羊肉串上，味儿真香。

我烤灼我自己。

我的皮肤上衣服上都冒出了一层白色，我用舌头舔舔，咸的，那是盐，烤羊肉串的佐料之一，软细的粉末，如果不去品尝或者舌头是麻木的，也可

以把它当作雪和面粉或是鸦片，看一眼就会流口水。

我看着火焰渐渐熄灭，成为灰烬，我的衣服已经烤干，我决不会试图去让火光延续，我在灰烬旁借着余温想做一个梦时，却生出了遗憾：为什么不把月亮摘下来烤灼一番呢？烤成一个焦黄酥脆的月饼，我饿了。

我舔一点盐。

我舔我自己身上和衣服上的盐。

我真的做了一个梦。

梦里有一个我好像见过指示我在沙滩上堆砌大厦，并且不许再玩火，龙宫里有人抗议了红机子电话说夜晚就是夜晚夜是黑的，什么都可以亮龙宫里的珍珠都哭了。我忽又想起了白房子。我忧心忡忡地想：从今后我将开始苦役，舔着自己的盐，用沙子修建大厦，不知道谁要来开公司，但愿剪彩的那一天我的骨头上会站起灵火，望着霓虹灯。

北京同里人

1987年12月 北京

来势却不由然是御前御后。御前御后是里衣
吴尘在御前御后衣带间，御前御后衣带间是
里衣御前御后衣带间。

来势不再御前御后，御前御后衣带间。

坟地

岁月从坟地间穿过。

老坟上有精灵在草丛里看月亮，新坟上活人留下的哭声和眼泪都还是热的，纸扎的花圈有一半埋在土地，剩下一半由月光涂上银色像凯旋门，肉体消失了灵魂凯旋了，老来已经忘记的一个孩提时代的梦实现了一一长出翅膀飞到云间，没有了也自由了。

岁月从坟地间穿过。

京北 月11至12日

这里是宁静的。尘世的喧哗虽然也不时袭来，永生的灵魂却已不为所动，它们永久地偎依在生灵万物的母亲——夜的怀抱里。

它们没有睡着，但是它们不再醒来。

我与时间并行。田高，坟地亲父亲下葬走出人限来。我穿过坟地就像回到我的故土，那里个个没有被污染的小岛，载着星光月色的野草在夜风下起起伏伏是海的波涛，还有芦苇白色的荻花像白发母亲，不再有螺号，一切都只有影子在活人的心的屏幕上。灵魂之间不再是仇敌不再是朋友不再有阴谋诡计不再分男人或女人。

人到死后才能相安无事。我自葬得悉了成因，暮夜昧世向暗处将特一县只，眼处长益非善哉我走在坟地里心境很平静。夜风色绿，草叶低伏吴的我不觉得陌生，要么是最早我从坟地里走出来，要么是最最终我要走到坟地并且不再往前走。出墓只要宁静便是极乐世界。吴亲的墓

董 我见到的第一个坟是父亲的坟，我跟着母亲在元宵节别人点灯笼的时候去坟头点香，插上几个母亲做的糯米团子，我那时很小扯着母亲的衣角手在发抖，我害怕父亲从坟地里走出来，那是鬼。我对母亲说：“父亲能吃东西干吗不回家？”母亲像没有听见我的话一样，只是淌着眼泪，元宵节我没有点过灯笼，我买不起红蜡烛。我八十八，全点香，我学会与自怪悲言好别怕人眼翻平卧，出来出

大跃进的时候别人让我去深翻我就去深翻，掘地一丈亩产万斤，那时我是中学生。深翻的时候挖了别人的祖坟，都快共产主义了还要坟干什么，把骨头敲碎埋在地下正好当肥料，然后卫星上天，从

此后鬼火绝迹人间却不太平。我挖别人祖坟的时候别人也挖掉了我父亲的坟，高田变成了低田，父亲的尸骨在水里泡着，母亲说最好能把骨头捡起来，都快共产主义了还要骨头干什么？父亲不知掘掉多少祖坟的人，到老了忽然害怕别人掘他的坟，最好的办法是老而不死，气功师纷纷下山了，现在就等着炼长生不老丹的人。

为了惩罚我自己，我知道我将不再有坟地。

我经过坟地，只是一种淡淡的向往和爱慕，因为那些草，绿色晃动着露珠，旧坟和新坟都散发着泥土气息，同那些豪华的陵寝相比，这里埋葬的灵魂也许会更自由一些，因为是在旷野中而且没有守陵的亲兵。

我终于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走到坟地中来，萤火虫一团一团地飞着，有时停留在野草丛中，像一堆正待熄灭的纸钱，也像是冥冥中的路灯，灵魂既已摆脱了臃肿的躯体，便细小而且体质坚实，整个儿是心灵是眼睛，一点星火便是太阳般的辉煌，一滴露水便是甘泉的源远流长，没有能源危机也没有海湾战争，十八层地狱是活着的人吓唬别人而编造出来的，他吓唬别人的时候没有想到自己也会死，虽然他在吃各种金丹。因而看破红尘的人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狱是天堂的别名。天堂是地狱的行宫。